·作家年轮·

岁月成文：《孙方友年谱》的史料价值与文学意义

◇郭海荣



《孙方友年谱》
墨白 禹权恒 著

“中原作家群年谱丛书”选取姚雪垠、李凖等十位中原代表性作家，以编年体例系统梳理其人生轨迹、思想变迁与完整创作历程。《孙方友年谱》作为其中一部，以逐年系事的细密笔法，为这位被誉为“中国当代微型小说之王”“笔记体小小说之王”的作家，勾画出一幅从淮阳走向中国文坛的完整生命年轮。而编纂者墨白是谱主的三弟，他兼具“胞弟、第一读者、遗稿整理者、年谱编纂者”四重身份，这部年谱因此多了一层他人难以写出的温度。

一、年谱编纂的学术必要性

在当代文学研究“史料学转向”的整体背景下，《孙方友年谱》的问世，精准回应了长期存在的“史料滞后”学术痛点。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学现场资料，大量散见于地方报刊、文联档案、私人书信与非正式出版物中，若不及时打捞整理，后续研究极易陷入“只看成熟文本，不看生成过程”的认知误区。这部年谱的核心意义，首先在于它并非普通的作家生平记录，而是对正在逐渐模糊、散失甚至湮灭的文学现场证据的系统性抢救。

《孙方友年谱》最基础也最关键的贡献，是为整个孙方友研究体系建立了经过严谨考辨的可靠时间坐标。编者通过逐一查阅单位档案、原版报刊、作家书信、创作笔记、亲友回忆与完整出版记录，对所有关键年份与事件进行核实，修正了既往研究中多处长期流传的时序错误。全书时间跨度近70年，从1949年孙方友1岁起，一直记述至2013年他离世，还专门附设了2014年至2016年的逝后编与7个专题附录，所有事迹几乎都精确标注具体日期，重要事件后多附有详尽按语补充背景材料、文献引证与研究性分析。

在此基础上，《孙方友年谱》精准补齐了此前孙方友早期创作研究的长期薄弱环节。很多读者对孙方友的印象往往停留在他后期成熟的“新笔记体小说”风格，却忽略了他早年漫长的创作训练期：他最初曾大量创作相声、山东快书等曲艺作品，也尝试过短篇、中篇小说及纪实类作品。《孙方友年谱》系统梳理了1978年他在作家郑克西引导下正式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完整轨迹，以及短篇小说处女作《杨林集的狗肉》刊发于《安徽文学》头题的关键节点。这些此前被忽略的创作踪迹，清晰证明他后来的文体创新绝非无源之水，孙方友研究也由此从对成熟风格的静态解读，拓展为对作家成长、文体形成与乡土经验转化机制的完整动态研究。

更重要的是，《孙方友年谱》保存了大量此前未公开的珍贵原始文献，为新笔记体小说与当代小小说研究提供了稀缺的一手材料。年谱收录的孙方友与编辑李禾的私人通信，真实记录了他创作瓶颈期的自我怀疑与艺术自省；1978年至1981年的完整稿酬记录，以每月仅8元4角的鲜活细节，还原了他早年创作背后的生存环境。尤为难得的是，年谱完整呈现了孙方友坚持数十年的独特创作方法：近20本“素材集锦”式的生活积累习惯，以及用表格系统规划全年创作、全程记录投稿发表轨迹的严谨习惯，为学界研究作家的创作生产机制，提供了一份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体中都十分罕见的独特样本。

二、从年谱看作家创作

《孙方友年谱》的核心价值早已超越了普通文献资料的保存功能，它以时间为清晰轴线，打通了作家个体生命经验与最终文学创作之间的隐秘关联，还原了“生活体验如何一步步转化为文学书写”的完整动态过程，打破了以往很多研究中“文本与作者割裂”的认知误区，为孙方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阐释路径。

《孙方友年谱》首先从根源上解释了孙方友民间叙事选择与文体偏好的生活根基。很多读者仅凭阅读《陈州笔记》，很容易把书中大量来自市井的匠人、商贩、戏子、乡绅等充满传奇色彩的底层人物，当成作家的纯粹虚构，但年谱完整呈现的生平轨迹告诉我们，这些人物形象的背后，是孙方友数十年深入乡土社会的长期观察积累：1966年初中毕业后他回乡务农，为了挤出时间读书，主动走街串巷挑粪、到生产队饲养室帮工；1972年远赴新疆，曾以“盲流”身份谋生，先后干过打土坯、卖冰棍、深山采药等十余种活计；1978年回到家乡新站担任文化站专干，更是获得了近距离深入接触乡土社会的便利条件。这些特殊的人生经历，让他有充足机会细致观察底层人物的言行举止与生存逻辑。成名之后，他仍坚持定期返乡采风、寻访老人、记录民间掌故，持续为创作补充鲜活素材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《陈州笔记》中的“传奇性”从来不是单纯的叙事技巧炫技，而是建立在数十年民间观察基础上的文学提炼。孙方友提出的小镇“透明生活”理论，精准点出了熟人社会里人情与规矩缠绕共生的生存形态——邻里朝夕相处，人心善恶都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与闲谈之中，这种无处隐匿的日常恰恰将人性的复杂摊开在日光之下，让他的作品稳稳扎根于中原民间土壤，不悬浮、不造作，在平实的世相描摹中彰显出乡土叙事独有的厚重力量。

同时，《孙方友年谱》清晰呈现出孙方友创作转型背后的时代语境与心路轨迹，跳出了以往对作家创作一成不变、静止固化的简单化理解。孙方友的写作道路从来不是一条固定不变的直线，20世纪80年代他主要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摸索试验。1987年，他在致编辑的信中首次提出“叙事语言的一石三鸟”与“颍河派”的创作构想，标志着他开始有意识地探寻属于自己的独特小说语言；同年5月，一批笔记体小说陆续刊发，成为日后《陈州笔记》《小镇人物》系列的雏形。20世纪90年代之后两大系列逐步走向成熟，及至晚年，他的文字愈发沉静内敛，多了一层对底层人物的悲悯底色。《孙方友年谱》把这一系列风格流变，精准锚定在具体的时间节点、人生际遇、身体境况与文坛氛围之中，清晰证明作家文风的转变从来不是单纯出于审美偏好，而是和人生阶段的推进、现实体察的深入、精神心境的变化紧紧缠绕在一起的。

更动人的是，《孙方友年谱》完整展现了孙方友贯穿一生的文学信仰。孙方友的一生始终与贫苦困顿相伴，而文学创作自始至终都是他对抗苦难、滋养精神、重塑人生的核心依托。对于出身贫寒、毫无家世依靠的他而言，文学几乎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可行路径，这份由苦难滋养、又反过来救赎苦难的信仰，从青年时期一直延续到生命最后一刻。晚年他在病痛折磨之下仍坚持每日伏案书写数千字，2013年7月26日上午，他伏案写作时突发心肌梗死离世，生命最后的姿态依然是坐在书桌前握笔创作。这份以生命淬炼出的文字底色，让他的短篇作品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强大力量。

三、兄弟情深与文学知己

《孙方友年谱》的核心主题，是将孙氏兄弟从苦难岁月中生长出来的特殊情谊，作为贯穿始终的叙事主线，勾勒出一段独属于中原文坛的“文学知己”佳话。这份情谊的底色，是童年共同承受的命运重击：20世纪50年代，家宅失火，倾家荡产，60年代又遇家庭变故，兄弟情早已超越普通血缘联结，变成刻进生命里的默契。踏上文学道路后，这份情谊转化为双向的托举与成全。孙方友是墨白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，而二人后来走向截然不同的创作路径——孙方友深耕乡土民间的笔记传奇，墨白探索现代叙事的精神深度，非但没有产生隔阂，反而形成了珍贵的互补，共同拓宽了中原文学的书写边界，成为当代文坛少有的兄弟作家双星辉映的独特景观。

孙方友离世后，墨白主编二十卷《孙方友小说全集》，并撰写研究长文，成为兄长文学遗产最坚定的守护者，这份跨越一生的理解与信任，让兄弟情升华为文坛罕见的精神共鸣，二人从颍河岸边走向中原文坛的成长轨迹，也成为河南本土文人群体奋斗历程的典型缩影。同时，《孙方友年谱》的意义不止于记录单个作家生平，更以个体生命史的视角参与当代文学史料抢救，推动学界回归作家成长的本土语境，通过打捞基层佚文、文学交往等散落资料，重新厘清作家成长、文体生成与区域文学生态形成的真实脉络。